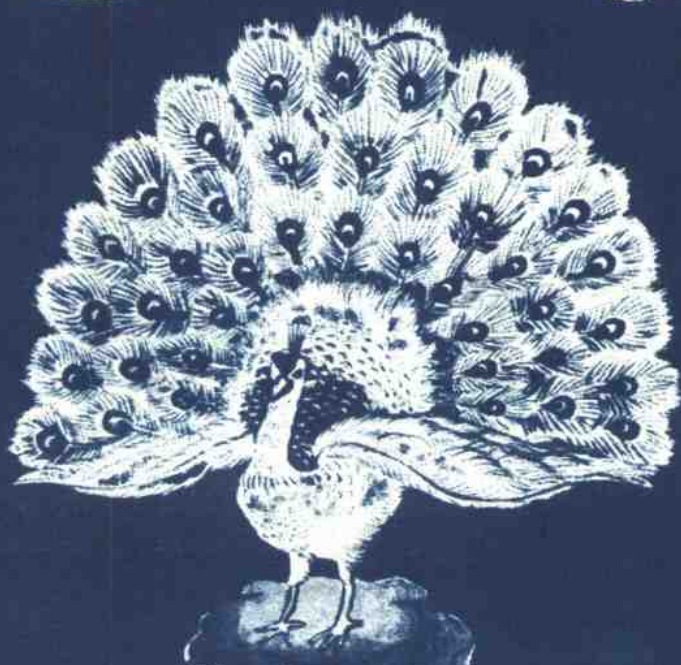


繡像小說



第柒拾貳期

繡像小說第七十二號目錄

世界進化史

惺菴

第二十一回 繡像

巧安排雨覆雲翻

曲敷衍風平浪靜

第二十二回 繡像

裝門面重臨讌會

做圈套巧賺銀錢

活地獄

惜秋生

第四十三回 繡像

生僻壤鯤鵬搏翅

入園扉蟻蝨攢膚

學究新談

吳蒙

第二十五回 繡像

竊名譽忝附時流

截辮髮難爲監督

市聲

姬文

第二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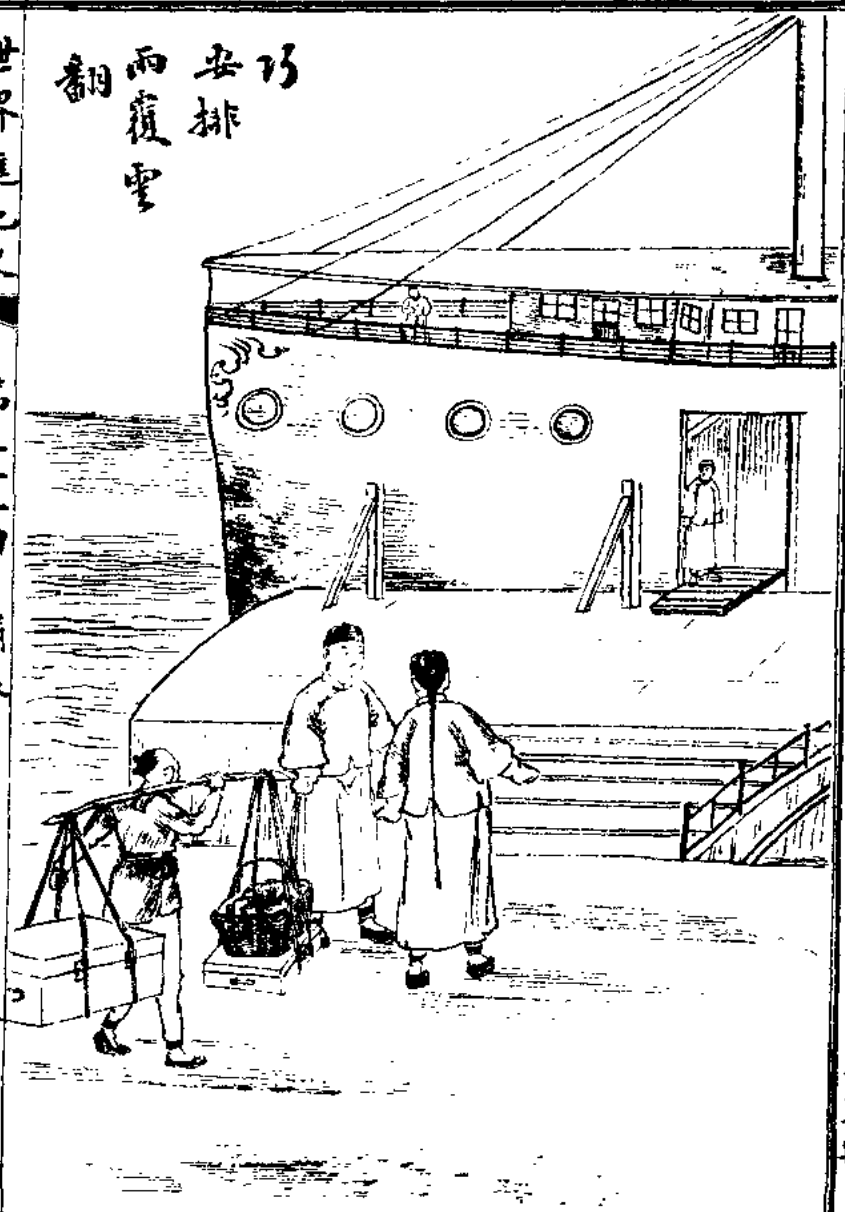
炫東家騙子吹牛皮

押西牢委員露馬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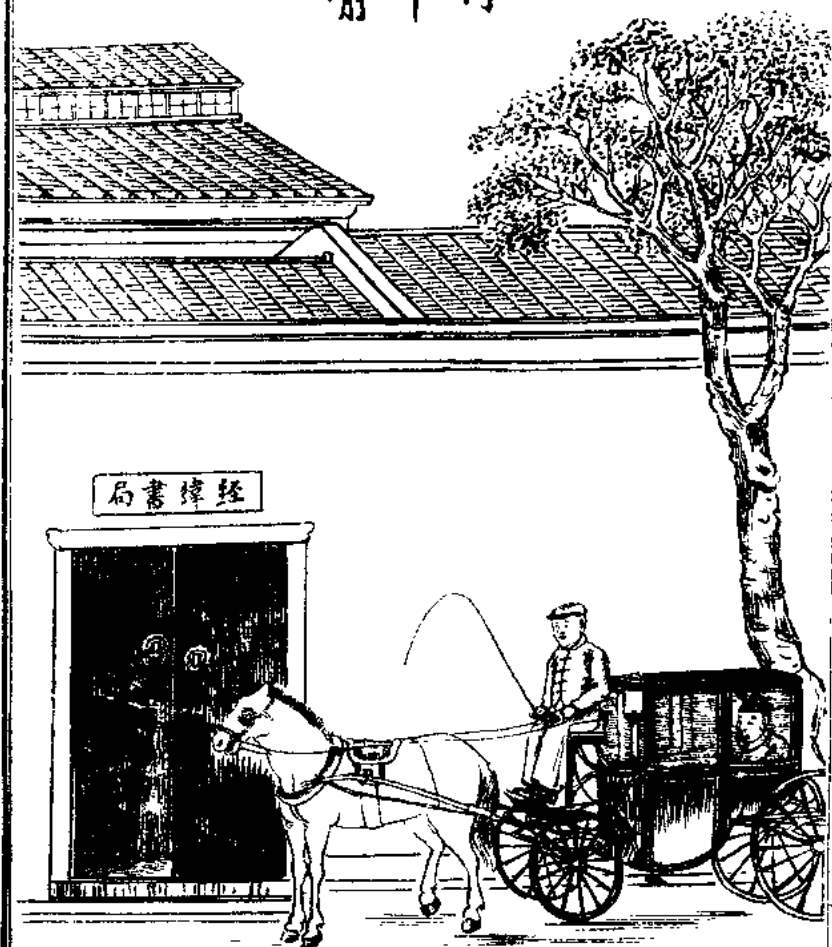
理想美人

斥候美談

巧安排
兩覆聖
翻



曲數風浪
衍平靜



世界進化史

惺 菴

第二十一回

巧安排雨覆雲翻

曲敷衍風平浪靜

却說韋百功出了二千洋錢。買得四件古董。歡歡喜喜的回到電報局裏。隨後古董店的夥計。同了一箇下人。將這立軸手卷。造像銅器。都送到局裏來了。百功點過不差。便取一千五百塊洋錢的鈔票。交在古董店的夥計手裏。那同來的下人看着。還要討幾箇賞賜。百功不去理他。也就走了出去。一面叫下人到紅木作裏。尋幾箇精巧的匠人。到局裏看過造像銅器的格式。量好尺寸。做了兩隻架子。後來聽得何道臺要起身了。趕緊將四件古董裝好。還買了許多土物。六百銀子的程儀。是親手交與何道臺的。請他將東西帶去。總要在制臺大人前說些好話。何道臺自然應允。還坐了馬車。送到輪船上面。做出依依不捨的樣子。何道臺見了。覺得到了上海。虧他十分的款待。又送了許多銀子。心上着實過意不去。便自立起來。對着百功說道。我們這樣的要好。倒不如換了帖子罷。百功一聽。心花頓時開放。上前推着何道臺坐道。大哥在上。小弟應有一拜。何道臺便拉着百功道。我們既做了自己弟兄。何必要這樣的俗套。但是愚兄在此

說。照賢弟這樣的人才。將來不怕不闊。就有現在的一番磨折。也是尋常得極的。愚兄見了制臺大人。一定將賢弟竭力保舉。若得歡喜這幾件古董。那喜信是不消說了。即使制臺大人不合意。也當替賢弟找箇門路。謀謀將來的機會。愚兄說的都是老實話。只要賢弟放在心上就好了。當下百功千多萬謝。還說小弟的帖子。只好隨後補的了。恰好又來一箇客人。也是同何道臺送行的。百功不好說話。便自立起身來。連作了幾箇揖。還說些費心拜託。一路順風的幾種話。始與何道臺分手登岸。上了馬車。歡歡喜喜的一逕回電報局來。隔了幾日。打聽那電政大臣處。也沒有什麼撤差的明文。忽然見下人手裏。拿進一封南京的信。拆開細看。却是何道臺寄得來的。上說四件古董。制臺大人已經收下。并且十分歡喜。上海查案一層。得有愚兄竭力剖白。大約可以消釋。一二月間。還當另委好的差使。以外無非幾句客套而已。當中夾着一箇換帖的盟帖。百功得了這信。便手舞足蹈的快活。正想出去散散步。却見一箇新來的會辦。說是今朝到差。百功明知自家的差使撤去了。忙尋了一所公館。落得嫖賭喫着。一切自由了許多。不上一箇月工夫。南京委札下來。竟委了一箇甯滬鐵路的會辦。此番差使闊了。有些勢利小人。都來同百功道喜。內有一箇姓羅。名字叫什麼少堂的。更比他人親熱。

就要與百功換帖。請喫酒。請看戲。賠去的銅錢不少。後來還對百功說道。百哥。你若用什麼款子。儘到敝莊上用就是了。百功徐徐的說道。現在却沒什麼用場。只要拿一二萬銀子。放在手頭便了。亦無不可。少堂聽到這話。要想回絕。又恐百功生氣。況他新得的鐵路差使。將來二十萬三十萬存到莊上。也是應有的事情。因此硬硬頭皮說道。百哥。銀子是幾時要用。小弟可以送來。百功道。有則立刻送來。不有則回絕一聲。可以到別處拿的。少堂聽他口氣。連忙到莊上去搜括了二萬銀子。自家送到百功的公館裏。百功始對少堂說道。愚兄想打幹一箇關道的好缺。有了二萬。還要湊上幾萬銀子。方始夠哩。少堂以爲是箇實話。更加放心無疑了。原來百功騙了潤甫一注銀子。何道臺到了。已經用去大半。現在天良發現。想起潤甫終究是箇好人。不能虧負他的。就是款待何道臺。孝敬制臺大人。若不有這一萬銀子。那裏好如此寬展。得了好差使。既有人來趨奉。趁此機會。向人借些銀錢。也好還了潤甫的款子。恰巧少堂說上話來。所以就要他二萬銀子。一面叫下去請元老爺來談談。那知潤甫得信。只道他一萬銀子。京裏還不夠用。躊躇了一回。方對下人道一聲就來。捱了許久的工夫。叫包車推到電報局去。進門一問。說是韋大人已經撤差。公館在新馬路梅福里。潤甫聽得這話。心裏突

的一跳。想起百功所說的話。都是無憑無據的。這一萬銀子。不要上了他的圈套。便叫車子推到梅福里來。心裏還是委決不下。到門看時。貼着簇新的一張門條。上寫是會辦甯滬鐵路工程事務章公館。門口坐着一箇下人。是見過元潤甫的。便直豎的立了起來。潤甫踱進去。看這房子。祇有三樓三底。底下三間。是兩間會客。一間作爲公事房。那時百功正在會客。看見潤甫來了。便叫下人請他在公事房裏坐着。等到客人散了。吩咐下人去叫幾樣小菜。過來同潤甫二人飲酒談心。不等潤甫說到前回的銀子。已拿出二萬兩的劃票。指與潤甫看道。這一萬。是兄弟歸還潤翁的。這一萬。是存在潤翁號裏。不時要使用的。當時潤甫收好。還問起電報局如何撤差。蕪湖道如何無信。現在如何的得了鐵路會辦。百功不好直說。便捏造了許多面子說話。就說電報局公事太忙。所以辭了差使。蕪湖道打幹不及。制臺心裏抱歉。所以委了箇鐵路會辦。潤甫認他是真情實話。還是代爲可惜。忽又安慰百功道。制臺大人既有這樣的看待。將來還可謀箇兼差。就不希罕什麼實缺了。百功點點頭道。我在此也這樣想。連呷了幾杯酒。百功已有醉意。後來有下人扶在榻上。連那潤甫回去。他也沒有知道。過了幾日。便有人來薦什麼文案帳房。百功揀兩箇要好的朋友。應酬了下來。以外是一概不理。真是門

庭若市。清晨起來。便有什麼王大人李大人。過來拜望。一會了面。不是想來薦人。便是請去喫酒。因此認識了許多的闊朋友。還有電報局裏的幾箇人。都想謀幹差使。一聽百功闊了。便來百般的趨奉。只有張伯瑞張象通吳伯典的幾箇人。得了這種信息。更加咬牙切齒。暗暗裏把百功罵了一頓。也是沒奈何他。還是伯瑞見機。一箇人叫了車子。竟到新馬路來。尋着了梅福里。又有貼出的門條好認。到門送進名片。果然會着百功。談了幾句。便向百功附耳說道。百翁報上的說話。別人都道兄弟做的。實在冤枉極了。那時兄弟也不好與人分說。就去打聽那與百翁爲難的人。後來竟被兄弟打聽出來。百功便道。你打聽得是那箇。伯瑞笑嘻嘻說道。與百翁爲難的人。却有兩箇。一箇姓吳。名喚文豪。他號叫做伯典。一箇却與兄弟同姓。名喚容萬。他號叫做象通。那兩箇人是鄙陋不堪的。現在雖與兄弟同事。實在不能相處。前回聽說百翁的差使。在那電報局裏。兄弟來過幾次。逢着百翁公出。總是不得見面。現在百翁得了這樣的闊差使。調劑兩箇窮朋友。也是極容易的事體。倘能念到舊日的交情。一定要將兄弟提拔的了。百功被他說得心動。果然應允薦事。過一日。還到經緯書局去拜伯瑞。不料名片進去。竟被伯典象通先看見了。問起下人。說來拜望張伯瑞張老爺的。二人心裏盤算。曉得

伯瑞變志。暗暗恨他不過。隨後百功進來。穿着紅頂花翎。搖搖擺擺的與那伯瑞見禮坐定。談起的話。無非應酬朋友的幾句通套。只有伯瑞一心要他薦事。做了無數求人的醜態。究竟百功如何回答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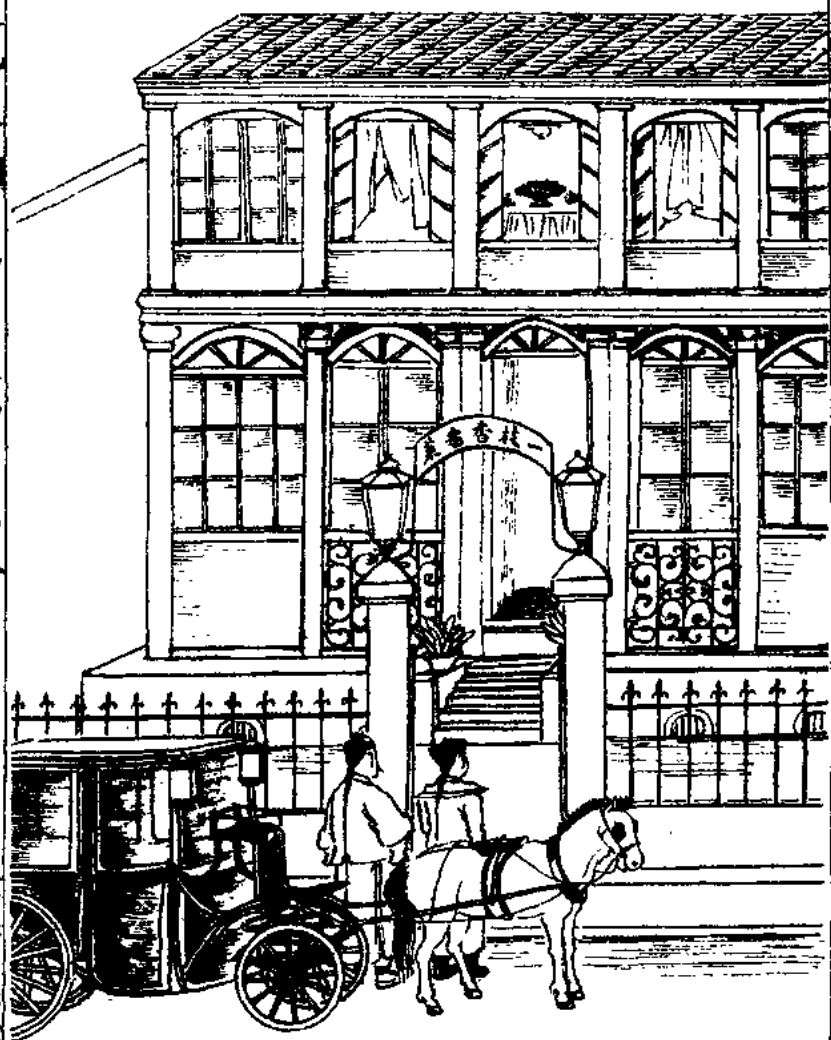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進化史第二十一回終

張門面重臨總會

世界進化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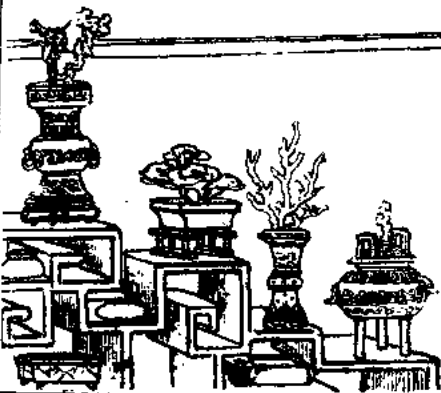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二回

繡像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做圈套巧賺銀錢



世界進化史

惺 菴

第二十二回

裝門面重臨譙會

做圈套巧賺銀錢

却說韋百功一見了伯瑞的面。便曉得他的景況不好了。但看一間屋裏。擺了一張破桌子。丁字式的。搭了三隻棕墊架子。牀上的被褥。十分齷齪。就說帳子是一頂舊洋紗的。已經補了兩大塊。自己坐在牀沿上面。還讓百功坐在靠桌子的椅上。所說的話。無非栽培提拔的幾句。百功聽得厭了。便道。伯翁。你既有這箇地方。暫時也可混混。將來遇着了好的機會。兄弟自當來有屈伯翁的。即便呷了一口茶。立時告辭出來。伯瑞自然送至門外。看百功上了馬車。方始退了進來。忽見伯典象通二人。忿忿的奔上前來。將伯瑞的衣襟揪住。口裏說道。你這沒志氣的東西。爲何同此種人往來。起先不是你說的話麼。百功的品行。如何不好。百功的學問。如何不通。現在他是一時鬪了。你就去拍他馬屁。趨奉着他。還要託他謀事。以爲好靠他一世的了。今朝我們來問問你。還是要住在此地。還是跟着韋百功去。若要跟韋百功去的。現在立刻滾罷。不可把鋪陳行李。還留在此地。那時伯瑞急了。只得哀求着二人。還說百功念着舊情。打聽我在此處

局裏辦這編譯的事情。所以過來拜我。不好禁住他不許來的。既然來了。究竟是我的舊朋友。只好敷衍他幾句。並不真想他薦事。其中伯典是箇忠厚人。看見伯瑞如此情形。便叫象通放了他罷。伯瑞被這一氣。弄得病倒牀上。約有兩箇月光景。方始復元。再說百功別了伯瑞。一逕回到公館。想起伯瑞這人。何以卑鄙至此。說要薦箇事情。也該留些身分。恰好下人進來。說是李大人請喫大菜。百功吩咐就來。即忙換了衣服。看那請客條上。是在一枝香第四號內。仍去喚好馬車。匆匆的向着四馬路來。就在一枝香的門前。停下了車子。百功進去。有細崽領到四號房內。裏面的主人已經到了。讓過座頭。百功就在椅上坐定。看見請的客人裏。也有幾箇熟識的。彼此談談時事。內有一箇客人說道。昨日我在小東門古董店裏。看見一尊玉佛。却有一尺五六寸高。還有一對白玉花瓶。一支三鑲翡翠如意。一箇透綠的翡翠班指。這幾件東西。照我估算起來。還不過四千銀子。那知一問價錢。說要賣二萬銀子哩。忽有一箇人來。買了許多煙壺手鐲之類。又買了一串朝珠。還的價錢。實在要算一箇內行。就是批點東西的毛病。考據東西的出處。說出幾句話來。着實有些道理。忽又有一箇人來。拿出玉佛玉瓶如意班指與他看了。竟是讚賞不絕。說在上海地面上。一時竟找不出照樣的東西來。讚賞了

半天。便問價錢如何。那箇店裏的夥計。認他看上了東西。一口氣。便討了三萬銀子。這人說道。東西雖好。那裏值到這樣價錢。頂多一箇折半價。那夥計不肯。這人笑着說道。也罷。加上一千銀子。算是一萬六罷。夥計仍是不肯。這人加到一萬七。夥計還不肯賣。後來這人走了。我去拿這東西。逐件的細看。實在不懂他好處。不知他何以討了這麼大價錢。自家不敢相信。還請了幾箇弄古董的老手。同去看過兩回。也是看不出他好處。估算價錢。大約在四五千上下。聽說百翁在古董一道。很高明的。不知其中還有什麼好處。可否請教。百功聽見說着。忙問這店在小東門。地名叫做什麼。這人說道。我們明日同去走走。百翁意下如何。原來此人姓董名梓。號喚祥芝。也是江蘇的候補道。聽見百功送了幾件古董到南京去。制臺大人把他十分的擡舉。就派了鐵路會辦的差使。這董祥芝也想效學故事。逐日的在幾月古董店門口轉着。只是沒有眼睛。沒有膽量。終不敢買到一件東西。此番走了百功的門路。只要肯答應下來。那買下的古董。一定也是制臺大人所賞識的了。那知百功聽了董祥芝的一番說話。在那裏細細揣摩。究竟是什麼意思。轉念一想。橫豎沒有進出的。同他去看看再說。便約定了明日一同去看。當夜席散無話。到了次日。果然董祥芝到梅福里來拜韋百功。百功迎了進去。說

起要同去看古董的話。百功答應了。便吩咐下人配馬車。祥芝本是坐着馬車來的。兩部車馬。一前一後。沿沿滾滾。逕自小東門河濱進發。到得古董店門口。兩人下了車走進去。自有夥計招呼。祥芝便叫夥計把昨天的玉佛玉瓶如意班指搬將出來。請百功過目。百功仔仔細細看了一遍。便搖頭道。四千多銀子還值。這人還到一萬二。真真有些不懂了。夥計接口道。今天一早。那人又來了。還到一萬八了。百功道。着實可以賣了。夥計道。你老不知道。這東西不是我們自己的。是一箇金大人寄在我們店裏賣的。金大人現在到北京去了。臨行的時節。說過一句。說要不是這箇價錢。千萬別賣給人。百功道。這也難怪。說完又談了一會別的。二人上馬車走了。再說這家古董店。是上海城一箇富戶開的。這富戶姓孫。從前纔通商的時候。外國人來的也少。生意也好做。這孫富戶的祖父。是在洋行裏做侍者的。洋東見他誠實。着實喜歡他。後來洋東要回國去了。就把這行託他經理。洋東回國不久。得了肺病死了。這行就落在孫富戶的手中。他又善於居積。不上十年。發了百把萬銀子的財。到他兒子手裏。也是一錢不用的。這孫富戶生小却喜嫖賭。也化了無數若干錢。虧得一箇老家人。從旁一力勸阻。後來看看上海歡笑場中的滋味。也不過如此。便灰了心。平白地又沒有事做。就弄古董。先買進